

通夷散文选

楼适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适夷散文选/楼适夷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2

ISBN 7-02-002030-5

I .适… II .楼… III .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070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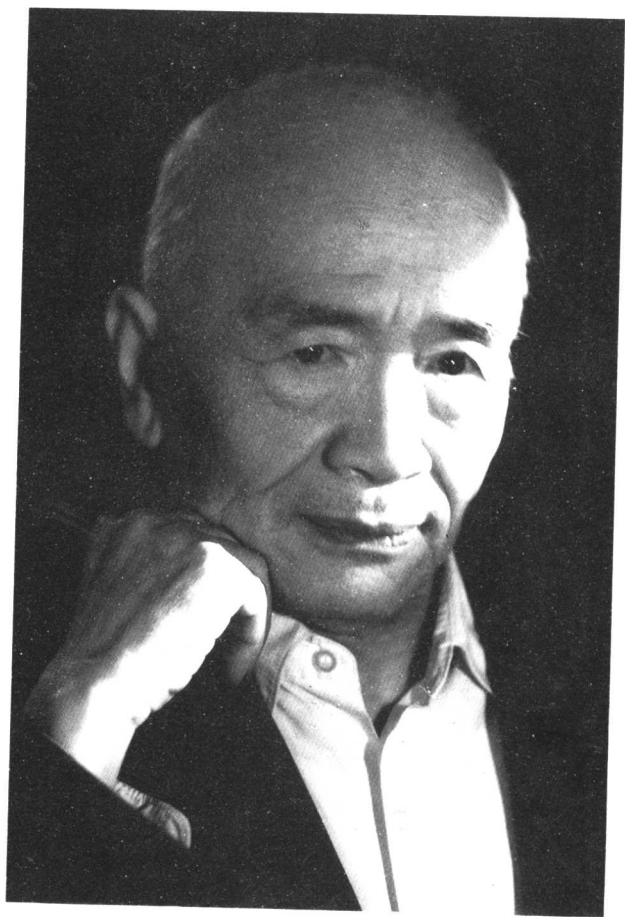
字数 41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3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定价 15.70 元



作 者 像

引 言

——说几句老实话

一本书出来了，光头光脑不像话，却又不想请别人在自己的书上开市场，于是只好倚老卖老，自己讲几句老实话。

五十年代搞文艺批判，有一条罪状是“一本书主义”。我现在在这里又是搞一本书，扔掉了伊罗生向美国人介绍我时给我的“小册子作家”的帽子。

老天爷把我生得早点，光绪皇帝坐牢那会儿我呱呱坠地。一计算，好家伙，差不多满一个世纪了。人家活一辈子可以做出多少事啊！一块一块大砖头似的多卷本文集，连续几卷的大长篇，真堪称洋洋乎大观。而我则无才无学，爱名著入迷，看理论头痛。既贫又懒，用脚勤而用手懒。提起笔来又常常一曝十寒，写不下去了。一辈子吃的倒是文学饭，没法子，只好搞点半拉子外语翻译混饭吧。

新中国一成立，本来可以大写特写了。然而不，成了“长”。“长”者管人、管事、管帐目。我又不是那材料。看人全是好人，管事最怕麻烦。管钱呢，自己的零用钱帐目都搞不清，口袋里钞票从来不数。于是“长”得不好，是为了“家”，“家”不出什么来，就推托“长”，两头不落实。看看还很忙着呢，却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这一切的责任，到头算算当然都在自己身上。

谢天谢地来了一场“大热闹”。扫地出门、蹲牛棚、下干校，直到长期挂起来。现在可以坐了吧，又不。想趁走得动时先走

走，借个会议之名公费旅游。那时这是不算腐败的。可是事与愿违，四年再教育，身上缠了一条恶蛇似的顽疾，治不好又死不了。找医院、躺病床，成了一个不断的插曲，还谈什么写作呢？真是时也，命也，运也！还有什么说的。

天啊，时间在前进，人民的事业在前进，慢性病也在前进。在我看来，活着而不能工作还说什么寿。寿者，愁也，愁工作不能做；寿者，受也，活受罪。真是生非容易死亦难。

十分感谢社领导和同事们、老友们的盛情好意，打算为我开个祝寿会，经我再三谢绝才改为出一本书留个纪念。这个主意正中下怀。虽无所有，阮囊中毕竟还摸出了几张角子毛票。承蒙早春同志、屠岸老友一再鼓励，特别是老屠，当面的、书面的，甚至过誉的话，使我又惭愧又感激，于是动手。篇目是自选的，笠耘同志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时间予以审读，责编郭娟同志在编订上出了很好的主意，编成现在的样子。这一切都该衷心地谢谢。书中各篇都是各时各地散刊于报刊，甚至也有整本的小册子，化零为整。除年次而外不一一释明出处了。资料是遂儿老早偷偷给整理出来的，应该提到。至于老伴黄炜则不用说了。总之，谢谢。

还有一点使我高兴的。二十年退居中，几乎天天收到老友新知们的新作，文化集团、优秀刊物的馈赠。大大丰富了我的幽居。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本书也是答谢之书了。

楼适夷

1994.8.29

目 录

引 言

——说几句老实话	1
----------------	---

第一编 怀 念 篇

忆老舍	3
记湖畔诗人应修人	10
殷夫,永不凋谢的青春	20
痛悼傅雷	29
诗人冯雪峰	41
雪峰啊雪峰	49
我怀孟超	52
满涛周年祭	55
永远活在诗歌里	
——追怀仲平	59
怀念夏丏尊先生	68
缅怀伯箫	77
送别江丰	81
从三德里谈起	
——忆汉年	85
附录:补《从三德里谈起》	89
回忆郁达夫	93
我和阿英	102
哀望阳	116

记萧三	118
难忘的鼓励和帮助	133
修人,不朽的一生	137
怀乃超	142
说绀弩	150
记胡风	160
天涯何处无芳草	
——记沈炳铨先生	169
留苏不归的幸存者	
——记老友郭肇唐	176
记包子衍	181
瞿秋白的房东诗人谢澹如	184
他到世界上来是为了“给”	
——悼孙用	190
鲁迅先生之死	194
悼王礼锡先生	199
朱亚之	202
记一个双十节	211
不忍池畔寻诗人	
——歌颂中日人民友好的诗人黄遵宪	214

第二编 诉情篇

毕生难忘的恩情	
——记鲁迅先生给楼炜春的几封信	227
最后的一面	
——悼茅公	235

忆何云烈士.....	237
缅怀胡风.....	242
社会尊重人 人更应自尊.....	243
附录:60年旧梦重访 老叟笑论今春	244
哀蒙铁.....	246
炜弟,你得了金牌	250
爱的破灭.....	254
向着暴风雨前进.....	256
修人活在我心中.....	260
黑暗的一角.....	263
深渊下的哭声.....	268
怀雪峰.....	273
受难的一生	
——纪念我的母亲	280
哭夏丐尊先生.....	288

第三编 乡 愁 篇

夸我的故乡.....	295
回到家乡.....	299
元旦书红.....	312
迎龙王	
——乡愁杂记	314
租妻	
——乡愁杂记	321
鸚哥灯	

——乡愁杂记	327
岁暮杂景	
——乡愁杂记	332
记绍剧《目莲救母》	339

第四编 行脚篇

鲁迅二次见陈赓	353
武汉三宿记	357
访问郭老的故乡	362
记曙星剧社	374
西湖旧话	381
漫步四马路	385
访富阳 怀达夫	387
泥泞	402
都市的脉搏	410
渣滓	412
银蹄踢	416
城隍庙礼赞	420
纺车的轰声	
——生产线虔礼之一	423
工场街	431
战地司机	433
朝鲜人	438
天台五日记	445

第五编 序跋篇

读家书,想傅雷

- 为《傅雷家书》的出版 455

美丽的心灵

- 序《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 463

何时归看浙江潮

- 序薛汕同志编浙江民谣选《浙江潮》 470

我与诗

- 《适夷诗存》弁言 475

- 记《奔流丛刊》与《奔流新集》..... 479

不是序言

- 日本岩波版裘沙作《鲁迅的世界》画册序 485

- 《玉尹残集》序..... 488

- 《胡风诗全编》序..... 493

- 《余姚市志》序..... 497

- 《落叶集》题记..... 499

- 记《文阵》二年..... 500

- 记郑定文和他的《大姊》..... 504

- 记钱毅..... 509

- 记“左联”的两个刊物..... 512

- 《天平之薨》引言..... 520

第六编 自叙篇

- 苦难..... 527

- 沦陷生涯..... 535

酒话	542
零零碎碎的记忆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546
自得其乐	
——话老年三事	565
我的小学	571

第一编 怀念篇

忆 老 舍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怀着深深的哀痛和对“四人帮”的无限仇恨的心，我默默地望着老舍先生的其实没有骨灰的骨灰匣和特别感到亲切的他的栩栩如生的遗影，翻滚起一幕又一幕绵长的回忆。

五十多年前自己还几乎是孩子的时代，从《小说月报》最初读到先生用“舒庆春”的名字所发表的长篇，这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次出现的新颖的长篇小说《赵子曰》、《老张的哲学》和《二马》等，辛辣地揭示了旧社会庸俗、罪恶的面貌，和以热情的笔塑造出正直、朴厚的劳动人民，最早打开了一个小读者幼稚心灵中渴望认识世界的欲望。但等我有机会得以亲近先生警歆，则已在十多年之后抗战初期，在武汉追随先生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时候了。

全面抗战一打响，老舍先生毅然离开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的职务，抛别留在即将沦陷的济南的家人，独自带着一个小小的行包，流亡到当时成为抗敌中心的武汉，拿起他的永不停息的健笔，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在一向的印象中，好似乎平时不大习惯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先生，为着祖国，为着抗战，立刻成了一位无私忘我，勇猛精进的战士。当时集中在武汉的文艺队伍，人数不少，国民党很想把这些力量入我彀中，为我所用。为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摆设了盛大的宴席，可是进步的文人

不愿意作他们的御用工具，出席者寥寥可数。国民党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那时我党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认为应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组织包括各方面力量的统一文艺团体，但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他向我们指示应当推荐老舍先生出来组织这个团体，并亲自和先生作了亲切的谈话。于是先生不辞艰苦，挺身而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担当起在文艺战线中团结各种派别的骨干力量。他毅然地宣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地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党和左翼的文艺队伍信得过先生，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法给先生戴上什么红帽子，他便成为团结各种文艺力量的最适当的人选。1938年的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了。开大会，发宣言，办刊物，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号召作家到群众中去，到战地去，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抗战文艺运动。国民党口头上答应了承担经费，实际上看看达不到把它控制起来作为御用工具的目的，尽管先生一次次跑腿坐索，结果还是一个钱也不发。协会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要开会也租不起一个会场。但是这并没有难倒名为协会总务部长而实际是主持人的老舍先生，他亲自掏腰包，四处奔走，联络文艺界的朋友，向冯玉祥、向邵力子等抗战中的闲员，凭着自己的面子去借款，而且利用他们阔气的公馆，一次又一次当作理事会的会场。终于租下了会址，办起了《抗战文艺》三日刊这个刊物。特别是为了这个刊物，我们做编辑工作的人，总是把最难念的经让老舍先生去念。我们既不能不让国民党特务文人王平陵等也在刊物上写文章，但写来的稿子有时狗屁不通，而且暗暗地埋下了反共的毒刺，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就让老舍先生出面去办交涉，不是退稿，便是要他删去不利于抗战团结的字句。老舍先生当仁不让，一一地完成了这种为难的任务。那时的情况，几

乎可以这样说：没有老舍，这个协会必然什么事也干不成，变为一块空牌子，而老舍先生却把它真正地充实起来了。一切都以他为轴心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活动。

由于追随工作的关系，我与这位文艺界的前辈很快结成了亲密的友谊。特别是我从医院里开刀出来，身子衰弱得没法工作，生活在到处打游击的日子里，老舍先生亲切地邀我和他同住在一起。在武昌的千户街和他相处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能够更接近地体察到他的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他的屋子里总是不断地接待着文艺界的一批又一批的来客，大家谈论着如何再接再厉地开展文艺抗战的活动。送走了客人，他立刻拿起笔来继续写作。只要为了抗战，他什么都写。各处报刊的约稿，他无不迅速应命。他写论文，杂感，通俗的说唱，甚至抗敌协会里的不署名的《会务报告》，也都是亲自一次一次地执笔。我在养病中无事可为，便跟着学习写些唱词。南方人口音不同，我写出来常不合辙，他便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他那时也大量地看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幼稚的习作，并且加以修改，常常为此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他早已看穿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的面目，他告诉我，冯玉祥到马当山一带去视察江防，站在炮艇上看两岸的炮位工事都历历可见，日本人一场空袭就可以扫荡干净，哪里有一点真抗战的样子。但他对抗日必胜还是乐观的，他相信人民的力量。我又听他谈在英国的生活，谈在国内大学生活中派系倾轧的丑态，谈北京的社会生活、人情与风习，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也听他谈过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当时个人的收入只是五元、十元的零星寄来的稿费，吃的是大锅饭，穿的是从北方小行包中带来的几件旧衣服，总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从来未见他穿过当时大家习穿的西服。在国外生活过那么多年，但他身上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洋

气，倒像一位从乡下出来的三家村的学究。他自己光抽廉价的纸烟，有一个熟朋友来，谈久了便提议：“好，上外头去走走。”于是便一起到武昌街头熟悉的小饭馆，叫上一壶酒，几只简单的酒菜，吃一点小点心，又把话题引起来了。最后由他掏出钱包来付钞：“不许同我争，到底我比你们还富一点呀。”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有些人已陆续撤离，我不能永远在武昌作食客，从先生那里借了几十元路费，便和朋友一起往南跑，妄想在广州还能做些工作，不料广州比武汉沦陷得还早，只好跑到了香港。那时先生已转移到重庆，他来了信，说：“你到了香港，这也好，看看在香港能不能搞个抗敌协会的分会。”还给我介绍了当时在香港大学当教授的作家许地山先生和马鉴先生。我去找了他们，由他们出场，很快地就组织起有许多留港作家和香港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分会，在这个不属祖国的祖国土地上，展开了公开的文艺抗战活动。我与许地山先生也成了朋友，谈到老舍先生刻苦的生活、勤劳的工作、平易近人和任劳任怨的精神，许先生便说：“老舍嘛，他是穷苦出身，从小在北京大杂院里长大，他一直保持勤劳人民的本色。”老舍先生自己也对我讲过，他父亲是一个满洲旗兵，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是在巷战中阵亡在北长街一家粮食铺门口的。他从小生活在贫苦的劳动人民中，一直到他后来的作品中，他写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层，其中凡是正直、朴厚的人物，往往就是饱经贫苦生活的劳动者。

在后来的战争流浪生活中，我和先生已失掉了联系，在“孤岛”的上海，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只能偶然听到有关先生的传闻。他在重庆仍以“抗敌协会”为中心，展开不屈不挠的活动。他所主持的《抗战文艺》刊物，成为大后方文艺抗战运动的重要阵地；他率领“作家前线慰劳团”深入北方战地；他特别去访问了